

聊齋誌異創作論

馬瑞芳 著

责任编辑：周广瑛

498

三
二

聊斋志异创作论

马瑞芳 著

*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兗州印刷厂印刷

*

850×1163毫米 32开本 15.875印张 370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册

ISBN 7—5607—0405—0 / I · 38

定价：〈精〉8.90元
〈平〉6.90元

内 容 说 明

本书从小说美学角度，运用反映论、系统论以及比较文学方法，一改过去学术论著的框架，探讨《聊斋志异》的成就，确定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弘扬民族文化。该书视角新颖，剖析细腻，许多立论超越前人，独树一帜。例如蒲松龄先于曹雪芹打破传统写法，创造了封建社会末期爱情的百花园；“鬼狐史”的思想格局启动艺术构思的更新；《聊斋志异》奠定短篇小说布局的奇特模式；聊斋对趣语、幻语、口语、古语的巧妙运用及其对中国小说语言的推动与影响等。该书贯通古今，横联中外，新意频出，文笔洒脱，是一部颇有创见的古典文学研究专著，以理性概括为当代作家提供有益借鉴。

目 录

引 言 (1)

神 思 编

第一章 神鬼狐妖向人间的回归.....	(7)
第一节 神仙耶? 凡人耶?	(7)
第二节 阴司乎? 人间乎?	(17)
第三节 精灵欤? 人生欤?	(36)
第二章 奇特的落差.....	(48)
第一节 在历史转折关头.....	(49)
第二节 理想主义者的现实观念.....	(54)
第三章 封建末期爱情的百科全书.....	(64)
第一节 柏拉图式的爱.....	(65)
第二节 爱情的丰富性——层次化、多样化、 复杂化.....	(74)
第三节 聊斋爱情的时代色彩.....	(87)
第四章 美哉! 天地之文章	
——聊斋艺术美论析(上)	(116)
第一节 千殊万类的自然美.....	(116)
第二节 多彩多姿的动物世界.....	(130)
第三节 绮丽迷人的风土人情.....	(141)
第五章 人文荟萃是中华	
——聊斋艺术美论析(下)	(155)
第一节 忠正 侠义 孝友 贤贞	(156)

第二节 智慧 修养 蕴藉………(172)

人 物 编

第六章 肖像 环境 人物出场

——聊斋人物的初步印象……… (191)

第一节 美的描绘 美的欢欣

——肖像描写……… (192)

第二节 “野鸟格磔”与“迷目榛荒”

——人物与环境……… (199)

第三节 开门见山和高屋建筑

——聊斋人物的出场……… (205)

第七章 真实的假象和感情的图象

——聊斋人物性格的主要构成……… (211)

第一节 把谎话扯得圆

——细节描写……… (211)

第二节 “膝行而远之”和“悄然登榻”

——聊斋人物的传神动作……… (218)

第八章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

——聊斋形象的深化手段……… (227)

第一节 在风云突变的社会中逆水行舟……… (227)

第二节 在伦理道德考验下鉴其妍媸……… (234)

第九章 由说话看出人来

——聊斋人物性格的重要展示……… (241)

第一节 口角毕肖 声态并作……… (241)

第二节 特殊情况下的独特话语

——人物语言对个性的异化……… (249)

第三节 逼真的对话……… (253)

第十章 潜入心灵的深处……… (260)

第一节	“兽伏而出”和“侬也凉凉去” ——寻找勾魂摄魄的言行………	(261)
第二节	入情入理的心理分析………	(265)
第三节	神话式心理和性心理………	(271)
第十一章	画竹画风 烘云托月………	(286)
第一节	反衬 正衬 自衬 ——对比中塑造人物………	(286)
第二节	以竹画风 烘云托月 ——侧面描写的技巧………	(294)
第三节	自己位置上的主角 ——次要人物的描写………	(299)
第十二章	绝对真实的性格………	(309)
第一节	悖于常情的奇女子………	(310)
第二节	刺贪刺虐 入骨三分 ——讽刺性形象的塑造………	(326)
第三节	参破村庸之迷 大醒市媪之梦 ——讽喻性形象的创造………	(333)
第四节	忘为异类 偶见鹤突 ——亦人亦神的写人方法………	(340)

词 章 编

第十三章	客观世界向主观世界的过渡 ——“异史氏曰”在聊斋中的地位…	(351)
第一节	艺术欣赏的催化剂………	(353)
第二节	胸襟、胆识、勇气的裸裎………	(358)
第三节	救世之婆心 思想之藩篱………	(366)
第四节	相对独立的文体………	(373)
第十四章	接纳诸流 独制新体	

——聊斋的情节优势………	(384)
第一节 迂曲多变 细针密线………	(385)
第二节 无法不备的情节和刻画尽致的人物…	(391)
第三节 传统题材的新构筑………	(396)
第十五章 万户千门 各具局面	
——聊斋的构思模式………	(415)
第一节 天外飞来 眼前拾得………	(416)
第二节 横看成岭侧成峰………	(429)
第三节 戏胆——主题道具………	(439)
第四节 画龙点睛 明于体要	
——《聊斋志异》的散文小品………	(447)
第十六章 优美 雅洁 凝练 隽永	
——聊斋的文学语言………	(452)
第一节 形神意气 逼夺化工………	(453)
第二节 趣语 隽语 幻语 口语………	(466)
第十七章 独步千古的文言艺术	
——聊斋和古籍典故………	(482)
第一节 酿得蜜成花不见………	(482)
第二节 得心应手 点化熔铸………	(491)
后 记	(499)

引　　言

十六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Castelvetro〕有句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①

这话使我联想到十七世纪清代文学家蒲松龄面临的困难，联想到他克服困难后创造出的、果若皦日的《聊斋志异》。

几百年来，《聊斋志异》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叩响了无数人的心弦。

它没有时代的限制，却又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它的魅力有如长青之树。

它的异样风味，老少皆嗜，雅俗共赏。它的影响遍及五洲四海。

它的独特风格如九渊潜龙，千仞翔凤。它成为中华民族心理和文化素质的标志。

为写《聊斋志异》，蒲松龄克服了多少困难？家境清贫，屡试不第，寄人篱下，却矢志不移地潜心聊斋故事的写作。他百折不回，“落拓凭教鬼揶揄”②，“千古文章赖我曹”③。对于穷秀才蒲松龄人生旅途上的拼搏，我已在拙著《蒲松龄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作了探索。同样值得探求、也许尤其值得探求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创作上的披荆斩棘，拓荒建树。

①吉伯尔·枯恩：《美学史》第171页。转引自杨绛《春泥集》，第10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②蒲松龄：《荒园小构落成，有丛柏当门，颜曰绿屏斋》其十二，《蒲松龄集》上卷第5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③蒲松龄：《九日赠九如昆仲》，《蒲松龄集》上卷第544页。

人们习惯于称《聊斋志异》为“志怪”书，蒲松龄亦自称“鬼狐史”。志怪小说自《山海经》开始，经六朝的繁盛，李唐的衍化，至明后期，已成强弩之末。人间、天上、冥中、海底，前辈作家的才能哪有不曾烛照的角落？羽化登仙，人神交游，鬼魂复活，梦中生死，精魅斗法，何等样千奇百怪，千殊万类的故事没有？想另辟蹊径？难哪，难！志怪小说再想前进，真有如蜀道之难！

然而，正如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
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这样他就有幸会获得成功。①

海明威是讲自己把已获诺贝尔奖的书作为新起点，这段话有普遍意义，对于“真正的作家”。

蒲松龄这位真正的作家则把前人的书作为自己的新起点继续探索。他做了前人没有做过，或没有做成的事。他的天界、冥界、龙宫既更奇诡迷离，又更加近于人世。《聊斋志异》的现实主义光芒，令前辈志怪书如爝火之见朝日。故事奇幻到令人眼花缭乱，又平常得如同随时可以在人身边发生。……

如果用登山作一个不尽恰当的比喻，可以说，前辈志怪小说家以艰苦的奋斗，登上了非洲海拔五千八百九十五米的乞力马扎罗山，登上了青藏高原海拔八千零一十二米的希夏邦玛峰，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八千六百一十米的乔戈里

①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海明威论创作》（文化生活译丛），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4页。

峰。可是，《聊斋志异》却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于是，人们喜欢说：《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艺术巅峰。

这个评价很高，然而仍不全面。因为，《聊斋志异》不仅是志怪小说的高峰，还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鲁迅先生称唐传奇是第一高峰，而《聊斋志异》是第二个更加巍峨的高峰。《聊斋志异》还和《诗经》、楚辞、唐诗、《红楼梦》一起，形成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绵延不断的艺术高峰，成为中华灿烂文化在世界文库中的代表。

十五种外文译本的《聊斋志异》在五洲四海不胫而走。

世界各大国的百科全书都以凝重的语气介绍聊斋——

《聊斋志异》……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传统，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情节离奇而引人入胜。

（《大英百科全书》）

《聊斋志异》的文学语言是卓越的、有力的，达到了中国古典散文的高峰。（《法兰西大百科全书》）

《聊斋志异》……描绘幻境冥界与人间社会的错综，鬼怪与世人感情的交流，它的文字简洁、清新，是中国志怪文学的杰作。（《日本大百科事典》）

.....

把《聊斋志异》的赫赫声名和当年作者的艰苦、辛酸对照，或许是发人深省的。康熙十八年（1679年）作家在《聊斋自志》中倾诉他创作上的苦闷：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

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青林黑塞”变成了“五湖四海”！现在，不再是聊斋先生觅求知音，而是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学者，都在研究《聊斋志异》。你作社会学研究，他作版本考订，她进行艺术分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

一部杰作是如何产生的，永远是一个很难解开的谜。

这就使聊斋创作论的研究成为令人神往的话题，成为相当必要，相当新颖，十分艰难的课题。

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弄清《聊斋志异》的艺术意蕴，但是靠了这样一些理解，我们希望可以渐渐贴近它：

好的作品是人类智慧与真诚的崇高的证据（罗丹语）；

富有创造力的心态对作家是至为重要的，而作家独特经验的尽致表达，则是最有魅力的；

想象力只有同鉴别力相伴而行才能使作品出神入化；

形式的熔铸应该永远和意象的拓展水乳交融，而只有真挚、深刻的感情才能找到比较完美的艺术形式；

一部杰作的产生，总是多部杰作的积淀、化合、升华；

“我的存在是一种生命力之永恒的惊奇。”（泰戈尔语）

※※※※ 神思編 ※※※※



第一章 神鬼狐妖向人间的回归

第一节 神仙耶？凡人耶？

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远古人类在榛莽丛生的大地上劳动，在“断竹、续竹、飞土，逐实（肉）”^①时，“杭育杭育派”（鲁迅语）的文学创作便产生了。这种文学创作一开始便和大自然密不可分，正如《吕氏春秋·古乐篇》的记述：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
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
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投足而歌、披发而舞之古人的创作对象是大自然的林林总总。有现实存在的，如草木、五谷、禽兽，也有虚无缥渺的，如天常、地德。有趣的是，公元前二百年出现的《吕氏春秋》对艺术概念的描绘，竟和十八世纪英国大学者弗·培根的定义不谋而合：

Ars est homo additus naturae。

（艺术是人与自然相乘）（原文为拉丁文）。

“人和自然相乘”的结果使得大自然的千奇百怪进入文

^①《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学，使得志怪小说成为中国率先繁荣的文学样式之一。于是，我们在《山海经》中看到白喙、赤足的帝女雀以她娇弱的小嘴衔了小小的树枝去填沧海；看到与日逐走的夸父弃杖化为邓林；看到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的刑天……而《淮南子》的神话更甚而决定着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天没有塌下来，原来是女娲炼五色石修补的结果；人兽禾苗不被十个烈日晒死，幸亏羿射九日；茫茫神州何以西高东低？原来是共工怒触不周山，导致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

《山海经》和《淮南子》记载的是些多么简单的故事！描写单一得近于草率。但它们却长久地影响了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思维。早期志怪小说的价值主要不在它的描写和章法，而在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间万物的独有认识。它们创造的大量精辟典故被世代沿用。就象古希腊神话影响西方文学一样，早期志怪小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学，而且形成一个独立艺术疆域：天界、妖界、仙乡。

早期志怪小说人与神仙的关系如何？借一句俗语：有点井水不犯河水。

晋代咸宁五年（279年）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发掘出的《穆天子传》，通常被看作历史小说，但它对于志怪小说却至少有两个不可忽视的意义：其一，《穆天子传》说明，志怪小说同历史小说本是同根生。《穆天子传》写周穆王驾八骏、率七萃之士长驱流沙、昆仑的故事，最精采的篇章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瑶池相会。此乃以轶闻写历史人物。这种以史笔撰志怪的方式到了魏晋南北朝尤其繁盛。其二，《穆天子传》开始了人神之间的交往。穆天子在瑶池会见了西王母，西王母为他吟咏风雅的诗歌。我们特别留意的是，西王母形象的改变反映了神仙向人间的靠拢。西王母在《山海经》中

是个吓人的怪家伙：“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到了《穆天子传》中，她变成了“美女+神仙”；成了美丽、温柔、典雅的女神，她甚至过起民间女子的生活来，有了东王公这样一个可心的丈夫。

西王母故事影响了汉代《汉武故事》以及此后的《汉武内传》、《神仙传》。以仙界为题材，成为汉魏六朝小说中最有魅力的故事。这些对蒲松龄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给他以丰厚的滋养，多方的启迪，也给他留下驰骋才思的广阔余地。为了说明蒲松龄在六朝“游仙”故事基础上的创造性拓展，我们将六朝仙界故事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创造了瑰丽的天界、仙人。张华《博物志·八月浮槎》中写道：天界不仅是实际存在，而且有路可通，“天海与海通”。年年八月有木筏去天海，天亦与人间一样，有城郭，有屋舍，男牧牛，女织布。干宝笔下的神仙则繁衍到天界、海底、山川之中。《搜神记》中出现的神仙有海神、水神、庐山使、湖神、阴司神、泰山神、赵公明、织女、丁姑、灶神、蚕神，真是无处不有神在。道学家葛洪干脆认为写一部详尽的《神仙传》是他的职责。十卷《神仙传》中，山姝神灵接踵而来，长着鸟爪似的手指、已三见东海变桑田的麻姑，悬壶济世的名医，叱石成羊的黄初平，……不仅本身脍炙人口，而且泽及后世，繁衍成类。

仙界故事尤其乐于表达人类对高高在上的仙界的向往，表达仙凡路隔的惆怅。丁令威学仙学得变成一只鹤高冲云天，留给人间“何不学仙”的话语：“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在《搜神后记》中，丁令威化鹤飞去，到了《述异记》中，仙人又驾鹤而来，“羽衣虹裳”地欢宴一番再跨鹤飞去。……对于仙界无比欣羡的心情不仅是志怪小说的现象，它还成为

古代文人的“通病”，“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仙界可望不可及！神仙向人类显示他们的踢天弄井、腾挪变化，“指虾蟆及诸行虫燕雀之属使舞”，“冬为客设生瓜枣，夏致冰雪”^①。仙界向人间炫耀着它对人间不可抗拒的规律的蔑视——人间岁月流逝带给人的衰老、死亡，都被神仙战胜了。《述异记》中的烂柯故事是最典型的：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速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第二，开创了人神恋爱的广阔艺术天地。在我国最早期文学创作中，神仙同人的交往即已开始，如西王母曾为周穆王赋别诗（《穆天子传》）；人亦曾为神传书递柬（《列异记》）；人神感应，甚至于人神恋爱（《幽明录》）。

人神之恋曾被认为是表现了人民对战乱的厌恶，是对桃花源般安宁生活的向往，如著名的刘晨阮肇故事。《幽明录》中创造的这个故事盛传不衰，“前度刘郎”、“胡麻饭”成为常用典故。与此相似的，还有同一书中的《黄原》和《搜神后记》中的《袁相根硕》。人神之恋又常常被写成天帝对下界良民的垂恩，如《搜神记》中的天上玉女，便是“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天上玉女》）；卖身葬父的董永因为至孝，天帝遣织女下界为他做妻子，以织布机杼帮其偿债（《董永妻》）。

人神之恋，美则美矣，稍嫌不足：

神仙在那儿居高临下，操纵局势，天马行空，独往独

①干宝：《搜神记》。